

徐悲鴻外傳(十八)

——兒女投靠重享天倫

● 戚宜君

遨遊第五洞天幽勝

蜀中山水向以「峨眉天下秀，青城天下幽，劍關天下雄，三峽天下險」著稱於世，謂之「西蜀山水四絕。」

青城山鬱鬱蒼蒼，青翠有如一座綠色的城堡，千峯萬巒，雲蒸霞蔚，山色之美，無與倫比，自古為高人逸士隱居之處，在道教中稱為第五洞天。

打從唐代開始，青城山自唐玄宗幸蜀登臨以後，便成了域內知名的遊憩勝地；五代時前蜀王建之子王衍親建上清宮，奉母常居青城山中；南宋時陸放翁居成都時，尤其醉心於青城之幽麗，多次前往山上盤桓，留下了不少瑰麗的詩篇；明清以還，更成為奇人異士笑傲雲霞之所在，以及文人雅士興寄煙嵐的天地。

民國三十二年(公元一九四三年)暑假來臨了，徐悲鴻老早就認為：人在蜀地，豈能不往青城山一遊！於是便決定趁暑假的空檔，率領中國美術學院有數的幾位同仁，前往青城山與灌縣一帶旅行寓生。

原先，廖靜文本來打算留在石家祠堂內，等待參加暑假期間各個大學的入學考試，沒有準備隨同大夥兒前往；徐悲鴻說是大家都走了，院裡只留下一個事務員看家，住在這裡，諸多不便，再說要考大學，到成都也可以考哇！何必一定要擠在重慶？

廖靜文想想也不無道理，於是便決定同大家一齊行動。蔣碧微聽說徐悲鴻們有青城山之旅，為了擺脫漫長的暑假期中兒女們的吵雜與搗蛋，索性讓伯陽與麗麗一同跟著父親去渡假，也好落得個耳根清淨。

徐悲鴻們一行十餘人，乘坐長途客運汽車橫貫川南沃野，到達成都時，正趕上大學招考季；那時京滬平津各地著名的院校大都遷來四川；廖靜文報考了燕京大學新聞系和金陵女大化學系，為了陪伴小姐考試，大夥兒特別在成都附近晃蕩了幾天呢！

由成都西北行，一路綠野平曠，阡陌縱橫，煙村相望，行人絡繹於途，先到灌縣，參觀都江堰水利工程。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領民工，鑿離堆，通兩江，盡得岷、沱兩江之利，使得成

都平原，無水旱之災，蒙灌溉之利，而成爲天府之國。

玉壘關頭有一座「二王廟」，祀奉李冰父子，廟內有大石碑記述鑿山築堰的艱苦經過，並鐫有「深淘灘，低作堰」六個大字的治水六字訣，後世至今奉行不輟。

徐悲鴻們一行在二王廟中緬懷前賢，想到李冰父子當年化水患爲水利，使兩百萬畝土地成爲良田的豐功偉績，頓生無限敬仰之情。

上清之旅湘女柔情

青城山是道教的聖地，從山腳下捨車步行，過了「碧落觀」，夾道蒼松翠竹，遮天閉日，「青城天下幽」已可約略感受；再往上行便到了「大人觀」，壁上有五代時道士所繪的「五嶽圖」，大學士歐陽炯作贊，隸書名家黃居寶書寫，世稱三絕；由此繼續循石階前行，到了「怡樂窩」，山徑一分爲二，一至「天師洞」，一至上清宮；徐悲鴻們準備在天師洞落腳，於是便走向右邊的一條登山步道，古木參天，濃蔭蔽日，雖在溽暑卻沁涼如秋，經過「駐鶴軒」、「靈官殿」，

便到天師洞了。

天師洞爲一宏大道觀，相傳爲張道陵得道成仙之處；張道陵也就是張天師，算是青城山上一大勝蹟。由山門大道進入，經過仙岩、接仙橋、冷然亭、凝翠橋，進入第二山門，便是規模宏偉的三清殿；殿中備有客舍，專供遊人住宿，並備有葷素酒飯，迥異於一般佛寺的茹素作風。

徐悲鴻一行住在天師洞道觀，作畫寫生，快慰平生；廖靜文開始練習毛筆字，臨摹王羲之的「聖教序」，並與同來的康壽山與郁鳳雨女士相處甚歡。

道士們對於有名氣的遊人似乎特別敏感，更特別禮遇，聽說徐悲鴻愛吃蕃茄蛋羹，廚師每天早上都爲他做上一碗；聽說徐悲鴻愛吃山上所產的新鮮胡桃，道士便去採擷新鮮胡桃，用托盤盛著，擺在徐悲鴻的案頭，因爲他們早已知道徐悲鴻是名揚四海的藝壇大師啊！

每晚晚飯後的這一段時光，廖靜文經常陪著徐悲鴻在道觀附近漫步，山間泉聲潺潺，夜空中螢火蟲四處飛舞，涼爽的晚風帶來飄忽的寒意，遠處有啄木鳥的清越聲響，他們陶醉在山中的夏夜裡，真箇是祇羨鴛鴦不羨仙了。

聽說張大千曾居上清宮三年，以大自然爲師，畫藝突飛猛晉，如今他正在敦煌臨摹洞窟壁畫呢！徐悲鴻一行抱著懷念故友的心情，也到「上清宮」住了幾天；此處濃翠蔽空，石徑迂迴，泉鳥爭鳴，花石俱奇。山門上有一副楹聯云：

境入上清，半點紅塵飛不到；
壇闢無垢，滿天花雨散香來。

宮中亦有遊客食宿的供應，豁蒙樓旁有靜室數幢，下臨小橋流水，遠眺群峯聳翠。據說張大千就在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，上山隱居達三年之久，並在宮後峭壁間植梅花百株，想來花時必有一番香雪盛況。

暑假結束之前，廖靜文獲得金陵女大的錄取通知；臨下山時，徐悲鴻送了七幅國畫給天師洞的道士，有一幅是駿馬，道士請人鑄石，以之拓片出售給遊客，還真的大發利市呢！

回到成都以後，伯陽進了華西中學，由擔任四川省教育廳長的老友郭有守就近照顧，麗麗跟隨大夥兒先回重慶去了；徐悲鴻暫留成都，表面的理由是要舉行一次盛大的畫展，實際的情形是不忍與廖靜文遽然分離。

廖靜文已經成爲金陵女大化學系的學生，平日在校上課住宿，星期天便像快樂的小鳥一般，翩然飛到徐悲鴻的身邊，幫忙他籌辦畫展的各項事宜，也分享畫展盛況所帶來的榮譽及讚美。

轉瞬金風送爽，秋陽照耀下，村野田疇格外顯得亮麗，在陣陣禾香中，利用假日，徐悲鴻帶著廖靜文四處遊覽。他們坐上有篷的馬車，在蹄聲得得中往遊新都縣的桂湖，那裡有一百八十株合抱的大桂樹，保明代楊升庵手植，濃密的綠色枝葉，像是一座翡翠屏風，芳香撲鼻而來，沁入心脾，遠遠近近都籠罩在香氣氤氳裡。

杜甫草堂也印下了徐悲鴻與廖靜文雙雙的足跡，徐悲鴻非常喜愛杜詩，也畫過多幅「少陵詩意」的國畫。就像是杜甫一生坎坷的遭遇一樣，杜甫草堂是他原先避難成都時的故居所在，小橋

流水，翠竹掩映，草堂歷盡滄桑，後人都始終紀念著他。

徐悲鴻感慨系之的對廖靜文說：「杜甫留下的大量詩篇，便是不朽的傳世之作，他把這些美麗的花朵灑向人間，遂能百世留芳。」繼而更幽幽的說：「每一個人的一生，都應該爲後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東西才對！」

徐悲鴻要回重慶去了，臨行之前一再勸勵廖靜文努力用功，將來作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化學家，千萬不要以他爲念；廖靜文則心亂如麻，精神恍惚，完全弄亂了生活的步調，也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與行爲。

那時剛剛才有民航飛機，開闢了空中的交通航線，朋友們眼看徐悲鴻與廖靜文難捨難分的樣子，遂悄悄的買了兩張機票；到了淚灑機場的緊要關頭，廖靜文作出了最後的決定，毅然決然的跟隨徐悲鴻上了飛機。

天朗氣清，飛機平穩的掠過了美麗的沃野和丘陵，巴山在望，山城籠罩在煙霧瀾漫中；徐悲鴻與廖靜文聯袂歸來，立即引起蔣碧微的密切注意，原以爲廖靜文成了金陵女大的學生，她與徐悲鴻之間的情感自必受到頓挫，久而久之，彼此也許都會遇到新的狀況，交到新的朋友；不想如今又雙雙的返回重慶，小妞甘願放棄大學女生的頭銜，想來兩人的情感自然非比尋常，相對的對蔣碧微而言，也形成了巨大的威脅。

蔣碧微迫不及待的分別給廖靜文的父親及姐姐寫信，重申自己絕不離婚的原則；並痛斥廖靜文好好的大學不唸，硬是要來搶人家的丈夫，這

種玩火的舉動，必然會把自己焚掉才肯罷休嗎？
廖靜文的父親及姐姐，原先得知廖靜文業已考取金陵女大，並已註冊入學上課，都紛紛來信加以鼓勵，事情還沒有隔兩個月，一切便又走了樣；於是，父親及姐姐便又連番寫信痛加苛責，使得廖靜文心裡非常難過。

父親那一方面，倒是容易打發，隨便找些理由加以搪塞，或加以譬解及否認，便可不了了之；姐姐這一方面可就沒有那麼容易對付了，她是貴陽師範學院的高材生，本身不消說總會有相當的見解，而且也可以獲得許多訊息，來加以接近事實的判斷，不是隨便唬一唬就可以過關的啊！

問題在於姐姐在貴陽所能獲得的訊息，是否夠多？是否公平？是否已經加以扭曲了？凡此種種，廖靜文覺得有親自去一趟貴陽的必要。

竭誠向姐姐說明一切，希望獲得姐姐的諒解與祝福；倘若姐姐這一關通過了，父親那裡自會由姐姐去疏通。

貴陽探親感動姐姐

徐悲鴻那裡放心得下讓小妞一個人長途跋涉，原本是要陪同廖靜文前往貴陽的，一來是剛由成都回來不久，諸事待理，不克分身；二來是廖靜文認為倘若徐悲鴻同行，反而無法對乃姊自圓其說，不如放了寒假，徐悲鴻再趕到貴陽，屆時必然已經獲得姐姐的諒解，也好歡歡喜喜的共渡農曆新年。

計議已定，廖靜文遂隻身到了貴陽，在姐姐的安排下，租了一間小屋居住，幾度與姐姐促膝

懇談，原原本本，巨細靡遺的說明了一切；看來已經獲致姐姐的同情，但仍堅持要親自與徐悲鴻交談一次，然後再作最後的決定。

好在放了寒假徐悲鴻就會趕來貴陽的，到那時有的是機會讓姐姐好好同他談談，反正也不急在一時，於是廖靜文便好整以暇的在貴陽住了下來。

貴陽的冬天陰冷而潮濕，幾乎天天都在下雨，左等徐悲鴻不來，右等徐悲鴻不來，等來等去，望眼欲穿，已經是臘月最後的一天了，廖靜文心想：無論如何，今天總該到了吧！

中午過後，廖靜文便開始興奮得兩頰泛起了紅暈，眼看日已西斜，仍然不見人影，廖靜文開始惴惴不安；黃昏來臨，千家萬戶點燃了霹靂啪啪的鞭炮聲，一陣有節奏的叩門聲也在門外響起，徐悲鴻十分狼狽的站在門外，渾身濕透，滿佈泥漿。

原來徐悲鴻從重慶出發時，搭的是開往貴陽的郵車，半路上拋錨在深山裡；好不容易換乘了長途公共汽車，走了一天，車子又出了毛病；於是又搭上了一部做篷貨車，誰知道那輛貨車在距離貴陽以北四十里的地方又熄火了；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徐悲鴻只好下車步行，一直走到深夜，才到達了貴陽。

廖靜文連忙為徐悲鴻烘烤衣服，廖家姐姐更為他張羅吃的；一個是心痛得很，一個則大受感動，眼看目前的情況，更要反對也是白搭。

農曆新年過後不久，也就是民國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九四四年）二月九日，貴陽的中央日報上

刊出一則大號字體的「徐悲鴻故事」，其文曰：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見不合，斷絕同居關係已歷八年，中經親友調解，蔣女士堅持已見，破鏡已難重圓，此後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不相涉，茲恐社會人士未盡深知，特此聲明。

徐悲鴻與廖靜文在貴陽歡歡喜喜的舉行了訂婚典禮，說是時值戰時，一切從簡，還是請了兩桌客人熱鬧了一番。並在當月十二日，再在報上登了一則故事云：「徐悲鴻廖靜文在筑訂婚，敬告諸親友。」

過了幾天，因為中國美術學院在重慶有一次盛大的聯合畫展，徐悲鴻要以院長的身分，趕回重慶主持開幕茶會，因而先行趕回重慶，廖靜文則暫時留在貴陽。

在貴陽辦農場的劉大悲，與徐悲鴻及蔣碧微都十分熟稔，一方面在農場裡親切的招待徐悲鴻與廖靜文，一方面也將他們在報上的兩則故事，剪下來寄給重慶的蔣碧微。蔣碧微拿著剪報，跑到正在佈置中的畫展會場，請在場的人過目，氣急敗壞的說：「徐先生毫無理由的一再給我侮辱，這一次我實在不能再容忍了；我要控告他，但我不是控告他重婚罪，而要控告他侵犯我在社會上獨立生存的自由。」

看來，蔣碧微也知道他們的婚姻沒有經過合法的手續，如今實在無法控告徐悲鴻重婚啊！

大家七嘴八舌的好話說盡，時近中午，又陪著她吃了飯，蔣碧微的火氣漸消，遂幽幽的說：「哎！徐先生的舉動不僅輕率，而且缺乏常識。」

他最令我氣憤的是第一次爲了追求孫韻君，片面刊登故事和我脫離關係，如果那一次的故事具有法律效力，他又何必再登第二回？如果第一次的故事不能生效，那麼再登一百次也沒用！可恨的是他連這種最簡單的法理都不懂。」

針鋒相對心力交瘁

蔣碧微雖然沒有真的到法院控告徐悲鴻，但卻不肯就此善罷干休，到處向徐悲鴻的朋友及學生訴苦，引起了廣泛的同情；並向一些尊長投訴，朱家驊就曾受了她的影響說：「我看悲鴻恐怕是有神經病了。」另外便是趁麗麗放假回家之便，向她灌輸爸爸是個「薄情男人」的概念，她會經氣呼呼的寫信給她父親云：「爸爸：我想問您，爲什麼您每次追求一個女人，就要登報跟媽媽脫離一次關係？假如您還要追求十個女人，您豈不是還要登十次報嗎？」雖然如此，蔣碧微仍然有話要說，還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徐悲鴻表明自己的態度云：書奉

懷慈室主人座右：敬維垂鑒，竊碧微與君結褵二十餘載，其間經過，初則恐懼憂惶，繼則辛酸困苦，雖未極人世之慘痛，然何嘗有一日之安寧？而昊天不憫，尤以爲未足，令君中途變心，至破家室。

碧微自知罪孽深重，豈敢怨天尤人，是以捐棄以還，唯知振奮，力圖自存，冀能仰給於人，而兩兒之教養，亦自認爲天職，未嘗一日忽懷；乃不蒙諒解，反對碧微怨恨日增，疾嫌備至，不特對我之摧毀，

抑且置兒女於不顧。

竊思我遭天譴，應受苦厄，弱小何罪？被此無辜！伯陽既絕望投軍，不知生還何時？麗麗雖深知奮發，可憐擔負無人？此情此景，凡我友人，無不洞悉，然屢請人轉達微忱，君咸聽若罔聞，毫無責任之心。以碧微之識君，固難信其絕無良心，然證諸事實，則又似人性全泯，豈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使君所以至是者乎？

碧微迫不得已，乃延律師致書於君，而所提條件，咸爲君力所能，至其價值，實卑不足論；因碧微只求度過抗戰難關，初不望此區區者，能惠及將來，然君猶以爲苛求，不惜訴苦言窮，一再議價，至令聞者莫不竊笑，蓋因此等事，固不能如貨物之貿易，其理甚明。

碧微素性率直，言出必行，行必不改，然事先亦必有深長之考慮，然後出之，非若君子全憑衝動，隨口聲諾，信乎書憑，而事後無一踐行，此應請熟慮是幸！

至於訴諸法律，非碧微初意，抑亦所有友人不願吾人有此結局。故多年來雖屢受登報之辱，終無報復之行，蓋碧微一本古人「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」之訓，初非因無把握而不敢爲也。且碧微一向不爲損人不利己之事，倘欲快一時之心，又何嘗不能令人一嚐鐵窗風味？然自問良心未泯，縱然此時與君生有嫌隙，然究曾爲夫婦二十一年，亦未能忍情若此也。抑君此時，已愛

助有人，心焉可慰，體健康復，幸福綿長，當可忘懷於碧微之罪戾衍尤，亦以見君子之恕道也。冒昧陳解，諸維諒宥。專此即請藝安

月十六日

蔣碧微敬啟三十三年七月

蔣碧微果然是一個厲害的角色，信中層次分明，咄咄逼人，先是委婉的敘明自身雖遭遺棄，然猶力圖自存，更克盡兒女教養之責；繼而筆鋒一轉，便毫不留情的數落徐悲鴻的毫無責任心與言而無信；最後並板其面孔，既說教又威脅，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是能讓丈夫嚐嚐鐵窗風味呢！

至於信中所言「伯陽既絕望投軍，不知生還何時？」乃是徐伯陽在成都華西中學，高中唸了一學期之後，適值大後方如火如荼的展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到處寫著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大字標語；徐伯陽熱血沸騰的從軍去了，蔣碧微遂把徐伯陽的愛國行動，扭曲爲對家庭狀況不滿，而造成的反彈行爲。

信中也提到延請律師，談判離婚條件一事，蔣碧微敦請端木愷擔任法律顧問，提出初步條件爲贍養費一百萬元，另外還要一百幅畫，至於子女的教育費用，則按實際需要從長計議。徐悲鴻認爲數目太大，無法辦到；蔣碧微則說「成爲君力所能，無須討價還價」。

廖靜文已經由貴陽回到重慶，原本打算很快結婚的，總覺得蔣碧微梗在中間，始終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；於是兩人出面邀請一批老友及得意門生前來商議，多數的人都說：「多畫幾幅畫不就行了嗎？早點辦好手續，也免得拖拖拉拉鬧

出許多笑話！」

緊接著長沙淪陷，衡陽吃緊，從湖南衡陽到廣西桂林有鐵路可通，眼看桂林也將不保，徐悲鴻爲了七星岩洞中存放的書畫而大爲緊張；於是匯了一萬元給張安治，囑他務必將存物運往貴陽，無奈匯款到時，桂林已經人心惶惶，火車票已難購得，更遑論運送書畫箱了。

後來徐悲鴻又給仍在黔桂鐵路工作的門生黃養輝，發了一通加急電報，冒然的要他去求見李濟深，才算是把徐悲鴻在桂林七星岩洞中的書畫藝品全部運到了貴陽，沒有受到戰火的損害。

這樣一番折騰，弄得徐悲鴻心力交瘁，再加上蔣碧微的信函催逼，無寧是火上加油，簡直令人有崩潰之感。

醫院養病魂牽夢縈

民國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九四四年）暑假，徐悲鴻心頭的壓力沉重，加上燠熱難耐，又得汗流浹背的工作不輟，精神與體力日漸顯出萎頓現象，廖靜文看在眼里十分心疼，屢屢勸其稍作休息。

恰好有一位四川朋友楊德純，家住南岸涼風埡，地勢高，樹木多，環境幽靜，房舍寬敞，邀請徐悲鴻前往小住，於是徐悲鴻便攜廖靜文欣然前往。

到了涼風埡依舊埋頭作畫，主要是要籌足蔣碧微索取的一百萬元及一百幅畫；廖靜文則幫忙磨墨、鋪紙、蓋印，以及渲染一些無關緊要的顏色。

此一時期，大約是環境使然，徐悲鴻畫的多半是「少陵詩意」圖幅，用中國傳統的線條勾形，並以西洋畫的技法，略加明暗和光影的渲染，筆墨流暢，色彩淡雅，獨樹一格，頗爲一般人所珍愛。

由於長時期的站著繪畫，廖靜文驚異的發現徐悲鴻的小腿有些浮腫，繼而覺得面部氣色也十分蒼白。先由山腳下的一位留德醫師譚守仁檢查，說是血壓已經高達二百度，隨時都有腦溢血的危險；於是立刻送進重慶的中央醫院，證實除了高血壓而外，還有嚴重的腎臟病。廖靜文形影不離的陪伴著徐悲鴻，白天爲他處理一切瑣碎的事務，晚上便睡在病榻旁邊的地板上，前後折騰了三個多月，才出院回到磐溪休養，已經是木葉飄零的冬天了。

在徐悲鴻住院期間，廖靜文身心飽受挫折，第一是徐悲鴻身邊一向沒有多餘的金錢，一旦入院治療，便得四處張羅。第二是一般人天天在她的耳畔嘀咕，說是「徐先生的病非常危險，你還年輕，應該考慮以後的日子，陪著這樣一個病人怎麼會幸福呢？還是儘早離開他吧！」

此期間，徐悲鴻在中大藝術系的教授薪水，都由系主任呂斯百交給蔣碧微了，而蔣碧微卻從來未曾踏進過病房一步；更有甚者，蔣碧微曾經到涼風埡要把徐悲鴻的書畫搬走，楊德純夫人堅持不肯，廖靜文卻說：「如果悲鴻一旦如何，我決不想佔有他的作品及收藏，如果他能活下去，就算蔣碧微搬走了，也必須送回來。」

回到磐溪石家祠堂，徐悲鴻聽到他病中所發

生的一切狀況，不禁感慨萬千，當天便派人把長期存在呂斯百那裡的私章要回；過了沒幾天，麗麗便奉了媽咪的命令，來到磐溪向爸爸索取圖章，說是要領薪水。

當時，麗麗已經進入中大附中住讀，徐悲鴻答應給麗麗一些錢支付學校的包伙及零用，麗麗高高興興的走了；不料第二天一大早，麗麗又來了，背後還有同弟爲她提著行李呢！

麗麗傳述媽咪的話說：「媽媽說那一點錢養不活我，叫我住到您這裡來。」

眼看磐溪的生活情形，吃的是伙食團的大鍋飯，廖靜文身上穿的是破舊的絨夾袍，麗麗純真的對廖靜文說：「你們的生活太苦了，同我媽咪比，簡直有天壤之別，而媽咪用的卻是爸爸的金錢！」廖靜文感動的望著麗麗，兩人的眼眸中都閃爍著晶瑩的淚光。

隻身赴黔搶救寶貝

這年冬天，國軍堅守四十七天的湖南衡陽棄守，日軍沿湘桂鐵路西進，桂林與柳州次第淪入敵人手中，貴州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威脅；徐悲鴻先前託人運到貴州的書畫及收藏品，總計有二十四大木箱，情勢非常危險，徐悲鴻病體已經逐漸痊癒，乃隻身前往貴陽，搶救他的「寶貝」。

民國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九四五年）元旦那一天，徐悲鴻在貴陽與張道藩見了面，徐悲鴻要求張道藩兩件事：第一是要他在蔣碧微那裡幫忙勸說，希望不愉快的婚姻早日有個了斷。第二是要他運用影響力，把他存在貴陽的二十四木箱書畫

及珍藏，運到重慶去。

張道藩是何等精明幹練的人，當然不會在承諾上留下話柄，於是便含糊糊糊的回答：「你的箱子，我想辦法；你們夫妻的事，多研究研究吧！」

春寒料峭中，徐悲鴻從貴陽回到磐溪，二月五日上午郭沫若由市區專程前來探望徐悲鴻，帶來了一小袋小米和一包紅棗，據稱是周恩來從延安帶回來的，特別要他送來，並代致問候之意。

抗戰期間，國共尚在一致對外期間，周恩來不時來往於重慶與延安之間；陝北黃土高原上香噴噴、黃橙橙的小米，以及紅艷艷、甜蜜蜜的紅棗，就成了共產黨人拿來拉攏各界人士的禮物，所費不多，效果卻十分可觀。徐悲鴻當時便十分感激，吩咐廖靜文到附近飯館租了菜，沾了酒，自己不能多喝，便要廖靜文一杯一杯的陪著郭沫若開懷暢飲；酒酣耳熱，逸興過飛，郭沫若即席作了一首七言絕句云：

豪情不讓千盅酒，一騎能沖萬仞關；
彷彿有人為擊筑，磐溪易水古今寒。

這年的八月十四日，傳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的消息，中國人堅苦卓絕的神聖抗日戰爭，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。

家庭悲劇譜休止符

蔣碧微急欲返回南京，因此想要趕快與徐悲鴻的婚姻關係作一結束；而徐悲鴻這邊也急著要與廖靜文舉行正式結婚儀式，剛好他送往昆明舉行畫展的畫幅，均已脫手而畫款業已匯來，於是

往返協調了一陣子，遂於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在沙坪壩重慶大學教授宿舍，也就是張聖奘的家裡簽字離婚；男女主角而外，證明律師是沈鈞儒，兩位證人是馬壽徵及呂斯百。

原先徐悲鴻已經付給蔣碧微二十萬元，也交給她五十幅畫，此刻都不算數了；徐悲鴻按照約定又給了一百萬現款與一百幅畫，此外每月還要付給兒女撫養費每人兩萬元；當時徐悲鴻算是老資格的大牌教授了，每月薪水尚不及兩萬元呢！

下午四點鐘，離婚文件簽字蓋章完畢，徐悲鴻與蔣碧微的家庭悲劇，就此點上了休止符，一時之間場面十分尷尬；徐悲鴻首先告辭，因為廖靜文陪他回來，不便在如此場合出現，還等在校門口呢！

徐悲鴻與廖靜文會合以後，滿心歡喜的渡江返回石家祠堂，正是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新曆除夕，內心充滿了蓬勃的希望與美麗的憧憬；蔣碧微隨後也捨著當時重慶流行的粗布口袋，裡面盛著一百萬元和捲成一捲的一百幅不曾裱過的畫，搭乘沈鈞儒的車子直駛重慶，在觀音岩鍾憲民家裡打了一夜麻將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（公元一九四六年）元月十五日，徐悲鴻與廖靜文在重慶「中蘇文化協會」舉行結婚典禮，由郭沫若與沈鈞儒證婚；事先已經聲明「概不收禮」，親友門生只好送了許多花籃，裡裡外外都擺滿了五彩繽紛的鮮花，把會場點綴得十分艷麗與熱鬧。郭沫若還寫了一首詩來祝賀他們云：

嘉陵江水碧於茶，松竹青青勝似花；

別是一番新氣象，磐溪風月畫人家。

在歷經無數挫折、災難、辛酸之後，徐悲鴻與廖靜文的命運，終於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了。沒有「洞房花燭夜」的激情，也沒有新服飾、新傢俱，一切都似乎因陋就簡，但他們的心頭卻是充盈著幸福與甜蜜的滋味。

徐悲鴻認為廖靜文為他作出了很多也很大的犧牲，因此準備把最珍愛的畫幅都送給她，小妞表示只要擁有他的人就好，其他什麼東西都不要；如此一說，越發使徐悲鴻感動不已，乃將許多「非賣品」的畫幅都題上了「靜文愛妻保存」的字跡，以表示他對廖靜文的心意。

另外，蔣碧微這方面也獲得了伯陽的正確消息，原來他投筆從戎後，接受了嚴格的入伍訓練，旋即編入孫立人所統率的新一軍，開拔到緬甸；在密支那附近一帶的原始叢林中，和日軍進行拉鋸式的浴血苦戰，他們幾次旋乾轉坤，扭轉緬甸的戰局，阻遏了敵人的瘋狂攻勢，屏障了雲南的安全。

抗戰勝利後，新一軍凱旋回國，開往廣州從事接收工作，隨後又開往東北；蔣碧微於民國三十五年底復員返回南京，拜託錢昌熙致書孫立人而請准徐伯陽退伍，這時的徐伯陽已經是一個雄赳赳、氣昂昂的大人了。

蔣碧微在抗戰勝利以後，立刻飛回南京，把傅厚崗六號的「危巢」修葺了一番，粉刷油漆，煥然一新，屋外花木也經過刻意的整理，儼然又是一所高級的居處環境；遂以高額租金租給了法國新聞處，目的是避免日後與徐悲鴻為房子一事

發生糾葛，其實，徐悲鴻自始至終，都沒有把傅厚崗的房舍放在心上。

改造藝專氣象一新

民國三十五年夏天（公元一九四六年），新婚燕爾的徐悲鴻與二十歲甫過的嬌妻，眼看人家一批一批的都整裝復員東行返鄉了，心中不免有幾分焦躁；於是趁暑假之便，經常到重慶市內走走，看看能不能弄到兩張機票或船票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在四川窩了七八年的人，都巴不得早一天返回家園，因而交通工具便成了天之驕子，不要說乘坐飛機難上加難，就算是輪船的甲板上也擠滿了人；有些人迫不及待的冒險坐上帆船順流而下，不幸覆舟而葬身魚腹者大有人在呢！

剛好李濟琛也在重慶，說是有兩張民聯輪的船票，問他們要不要，徐悲鴻夫婦自然是如獲至寶，連夜回到磐溪收拾一番，把最重要的書畫裝了幾隻樟木箱子隨身攜帶，其餘的暫時由中國美術學院的人保管，第二天一早便依依不捨，三步一回頭的離開了磐溪石家祠堂。

人雖上了民聯輪，木箱卻不准上船，四處交涉，不得要領，徐悲鴻焦急的對廖靜文說：「如果這些畫箱不能上船。我們也就別走了！」

李濟琛也坐這班輪船，也幫忙說了話，船上管事的人一個勁囑著：「已經超重了！」根本不買他的賬。正在無計可施時，不意間遇到了一個敬慕徐悲鴻的人，正好是船上的管理人員，不由分說便叫水手把畫箱扛上船來。

江風沁涼宜人，順流船行神速，旅客之中有學者、有律師、有作家、有畫家，大家都擠在甲板上席地而坐，夜幕低垂時，大家也就席地而臥，如果有人移動，便得從歪歪倒倒的從橫七豎八的人們身上跨過；這時廖靜文已經有了六個月的身孕，生怕有人踩到她肚子上，因而始終不敢睡得太熟。

順著滾滾東流的長江，經過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而進入江蘇省境，輪船在南京浦口靠了岸，徐悲鴻與廖靜文棲身於逆旅中；拜訪了一些朋友，也遊覽了一些名勝古蹟，旋即接受了「北平藝術專科學校」校長的職務，便匆匆攜帶幾隻畫箱經由上海，乘海輪北上天津，再轉火車前往北平，到達的那一天是八月三十一日。

對徐悲鴻而言，北平算是舊地重遊，「風華」依舊，別來無恙；對於廖靜文來說，她是第一次接觸到故都的風光，那莊嚴雄偉的天安門、輝煌宏麗的紫禁城、古香古色的城樓與綠樹濃蔭的寬敞馬路，特別是處處洋溢著一股柔和寧謐的氣息，都使她感到十分新奇。

北平藝專位於東總布胡同十號，灰藍色磚砌的樓房顯得有些蕭索的沉味。徐悲鴻蒞任以後，首先聘請了一批新的教授，包括李樺、葉淺予、李瑞年、艾中信、李可染、李苦禪、李斛、周令剛、董希文、王臨乙、滑田友、戴澤、書啟美、梁玉龍等，都是在藝術上卓有成就的人，於是氣象為之一新。

緊接著是連番召見學生代表，經過懇談而瞭解了全般的狀況，然後興利除弊，使得學校風氣

也為之徹底改變；至此乃貫徹他自己的教學主張，嚴格規定學生都要經過兩年素描訓練，才能獲致足夠寫生的能力。

徐悲鴻一向重視寫生，反對一味臨摹。他認為臨摹只能作為學習前人技法的手段之一，中國藝術三百年來一再臨摹的結果，已經奄奄一息，了無生氣，雖然「揚州八怪」曾經倡導寫實，惜乎影響有限；一般藝術工作者，但知以「芥子園畫譜」為藍本，然後刻意模仿古人繪畫，便謂能事已畢，此八股山水也。殊不知天地之大，造化之奇，可資師法者甚夥，居然視而不見，漠不關心，實在需要痛加檢討，而快速改絃更張。

小鴻芳芳相繼出世

初到北平，徐悲鴻租住在東裱糊胡同二十二號的東西廂房，房東的堂屋裡時常邀人打麻將通宵達旦，嘩嘩啦啦的洗牌聲響，在靜靜的夜裡格外擾人清夢；於是廖靜文挺著個大肚子，便天天四出尋找合適的房子。

有一天經人介紹找到了一處非常理想的宅院，房東是一位孀居的法國老婦人，丈夫是中國人已經過世，聽說徐悲鴻是留法的大畫家，非常高興的要把房子租給他們。

廖靜文歡天喜地的拉著徐悲鴻去看房子，深宅大院，朱門碧戶，花木扶疏，曲徑迴廊，雕花著誠摯的歡迎，但是徐悲鴻卻拒絕了人家的熱情與好意。他對廖靜文說：「這裡的條件太好了，我們這樣的人如何消受得起！」

民國三十五年(公元一九四六年)九月二十八日，廖靜文產下一子，取名小鴻，不久又搬到了小椿樹胡同九號，是一所陳舊的四合院，房子不大但卻較為雅靜；又過了將近一年徐悲鴻才用賣畫的錢，在東受祿街買下了一所宅院。

這座東受祿十六號的宅院，房屋並不十分寬大，但是院落卻十分寬闊，西牆邊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槐樹，枝葉繁茂，團團猶如一把綠色的大傘；東牆邊上有一棵數丈高的大椿樹，散發著迷人的芳香。

廖靜文使展出鄉下姑娘的本領，在西院的大片空地上挖土、播種、澆水、施肥；過沒多久，鮮紅的蕃茄、碧綠的黃瓜、紫色的莧菜，都成了他們餐桌上的美味。徐悲鴻也在東院種植了幾棵果樹，有棗子、核桃、梨子及水蜜桃；更意外的發現牆邊密密麻麻的長出了許多蜀葵花，初夏時節，花開似錦，有深絳、雪白、淺紫、粉紅等各種顏色，五彩繽紛，十分艷麗。原先徐悲鴻已經把這所宅院取名為「靜廬」，此刻再取一別號為「蜀葵花屋」，還曾作詩一首云：

鶯才絕艷出牆阿，絢爛紛披勝綺羅；
倘使人間祇一本，千金買去不為多。

另外他們還養了幾隻小貓，不時追逐嬉戲於花叢中，徐悲鴻也會對花敷色，畫過不少幅蜀葵花與貓咪的國畫，色彩艷麗，生動傳神，那是因為他有實際景物可資描繪啊！

民國三十六年(公元一九四七年)十一月，廖靜文在蜀葵花屋中又生下了一個女兒，取名芬芳，與小鴻僅相距一年又兩個月而已。

有了一兒一女，徐悲鴻與廖靜文的生活中增加了許多樂趣，小鴻滿週歲時，徐悲鴻還在這小子的照片背面寫著：「你在這不愉快的年頭出世，但你給我和你母親的愉快已一年了，但願你常使我們愉快，不令我們煩惱。」

這年年底，蔣碧微經由吳稚暉的推薦，被選為二八四一位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其中之一，算是社會賢達的身分；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，蔣碧微在全國矚目的大會上是顯出鋒頭的，但是復員不久的徐伯陽與母親的情感卻逐漸產生了間隙。

徐伯陽寫信給父親，說是不願再與母親同住，希望跟在父親身邊。徐悲鴻答應了，立即匯去旅費，徐伯陽不等蔣碧微同意便隻身北上；到了

北平以後，先是考取了北平藝專美術系，一年後發覺興趣不合，才又轉入北平音樂學院的理論作曲系，從此再也沒有同他母親蔣碧微見過面。

再說麗麗眼看哥哥去了北平，也想要離開傅厚崗六號這個破碎的家，無奈高中還沒有畢業，只有等待畢業後到北平去投考大學，自然也就順理成章的生活在父親的身邊了。

麗麗長大懂事以後，逐漸對母親以往施予父親的冷漠行為表示不滿；為此她開始與母親親撞衝突，甚至還在學校的壁報上吐露她的心聲。

蔣碧微獲得了消息，怒不可遏的對麗麗痛加苛責，麗麗難以忍受，曾經服毒自殺，獲救後從此與母親之間有了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。後來也離開了蔣碧微，從此再也沒有會面過。

聖文風流人物叢書

萬墨林等著
定價台幣一二〇元

本書係萬墨林、張源、王培堯、丁兆豐、田維平、張或弛、劉半農、

商鴻達等著。要目有：民國四大美人、徐志摩四角戀、蔡松坡鳳仙戀、喜

豔親王劉喜奎、藝壇奇女子——劉喜奎、樂蒂、末代狀元三角愛、坤伶主席

新豔秋、賽金花本事全文、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，內容精彩，老少各界咸

宜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，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正，歡

迎購閱，郵撥帳號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